

# 并未逝去的岁月

范若丁



这是作者近几年来所作短篇小说和散文的结集，共收作品十篇。

集子里面的大部分作品，是对我党我军光荣革命传统的颂歌：这里有对烽火年代戎马倥偬、屡建战功的老一辈革命战士的深沉回忆（如《在〈火线报〉编辑部》、《并未逝去的岁月》、《铁笔》）；有对艰苦岁月人民子弟兵战斗豪情的抒发和赞美（如《月梨》、《军鞋》）；也有对抗战时期浴血杀敌的少年英雄的动人描写（如《报春花》）。《春来早》、《桑田深处》、《五岭夜》、《晨跑》等篇，作者则以明快的色调，勾划了现实生活斗争中的喜悦和欢乐。

这些作品，文笔清丽，富于抒情色彩，具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。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在《火线报》编辑部..... | 1   |
| 并未逝去的岁月.....   | 32  |
| 铁笔.....        | 52  |
| 月梨.....        | 59  |
| 军鞋.....        | 69  |
| 报春花.....       | 86  |
| 春来早.....       | 96  |
| 桑田深处 .....     | 103 |
| 五岭夜 .....      | 113 |
| 晨跑 .....       | 130 |



## 在《火线报》编辑部

如果我说我当过编辑，也许比较熟悉我的同志，也会感到惊异。

时间确实已经过去得太久了。但那段短暂的编辑生活，却在我的心底留下了深沉的难以磨灭的记忆。

说起来，我的编辑生活是这样开始的：

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刚打完，国民党军队的残部聚拢在永城东北青龙集、陈官庄一带，摆出一副困兽犹斗、伺机逃跑的难堪架势。我人民解放军已把敌人合围起来，在等候战

机。在这种态势下，千里雪原笼罩在一种奇特的宁静中。这种宁静不是一般使人绷紧神经的战斗间歇，而是在我军深信可以瓮中捉鳖，敌军深感陷于穷途末路的情势下，那种特有的、微妙的宁静。

战斗的痕迹，被积雪遮盖了。如若不是远远近近、零零落落、一堆烂泥般躺着的美制坦克，不是这些曾经耀武扬威、不可一世的坦克身上还在冒出缕缕青烟，散发出难闻的焦臭味，那末，你也许会误把侦察对方火力，偶而在远处爆炸的炮弹声，误听为哪家迎接新年的几响鞭炮呢。

雪花纷纷扬扬地飘洒着。战场上那层白色的、平静的被盖，越来越厚，使人很难想象在这张松软的被盖下，几百万人继续着一场关系民族命运的大决战。在我军已经居住一个多月，修整得简直象“家”一样的战壕里，悠扬的胡琴声和排练新年节目的歌唱声，隐隐飘出。从刚解放几天的村庄那边，随风传来阵阵节奏鲜明的锣鼓声，接着是一段配了新闻的秧歌调：

迎接一九四九年，  
胜利捷报到处传，  
打倒蒋帮得呀么得解放，  
全国人民笑开颜！  
哎咳哎咳哟，  
哎咳哎咳哟……

这大约是宣传队的同志在教材上的小伙子、大姑娘扭秧歌。

千里淮海雪原，竟在这种宁静、安详和欢乐的气氛中，度过了一九四八年的最后几天。

十二月三十一日。师政治部宣传队的同志们大早起身，按照预先的安排，到战壕辅导战士排节目，出墙报；到庄上给老乡讲形势、贺新春。陈队长叫我跟两个大同志去刷大标语。日头刚露出雪面，两个大同志抬一桶石灰，我提着一个盛石灰水的美制钢盔，揣把麻批扎的小刷子，出发啦。这一带，早些天我们同国民党军盘得象花卷馍一般，你缠我绕，互相包围，打得难分难解。庄上原本多是些土房茅屋，经这么一折腾，完好的就不多啦。墙头不是坍得豁豁牙牙，就是窟窿连窟窿，要想找个光鲜地方刷条大标语，真非易事。不过，我兴头很大，蹦蹦跚跚，穿街串院，走了几个庄，按着队长打的稿子，总算凑凑合合找了几处显眼的地方，写了好些条：

没有共产党，就没有新中国！

庆祝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！

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！

实现耕者有其田！

一路上，我们留下了一行行醒目的美术字。

说起来，我在宣传队的职务，除了扭扭秧歌，扮扮抓特

务的儿童团员，还要兼管文书——主要是刻印节目材料。刻钢板是老同志教我的：右手握铁笔，左手掀一块透明的小三角板。三角板按照字的笔划，上下左右在蜡纸上滑动，铁笔比着三角板的边线划出横平竖直的笔划，使字形构成方正美观的仿宋体。没有多久，对这种刻字技巧，我就熟了。常言说，熟能生巧。后来，我从这种字体生发出几种美术体字，内心确有些得意。因此上，陈队长每次派我刷大标语，我都是欣然领命的。

走着，写着，离师政治部四五里路，来到一个很小的村庄。庄上只有几户人家，没街没巷，几个零散的农家院落不邻不靠，被积雪上压下埋的，只露出一段段半截的黄土墙。村东头有一片晒场。一棵老皂角树，孤零零地立在晒场旁边。几只寻食的麻雀在树下吱喳乱叫。庄上唯一的一座清堂瓦舍，高踞在皂角树后面的土坡上；从那探出高墙头的柏树梢看，想必是座庙宇了。这庙宇坐北向南，庙门俯视着晒场。一条宽宽的沙河，从庙东坡脚下绕过去。河面上结着薄冰，一道弯弯曲曲的木桥，横在冰上。许多银锥般的冰柱，挂在桥沿腐烂的木板头上，被日头一照，闪闪烁烁地反射着红光。河那沿，是我军阵地。稍远处，一个灰濛濛的大庄子上还盘据着国民党一股残余部队。

我走进晒场，吓得碌碡上那几只麻雀扑楞楞地飞上皂角树枝，碰得雪粉霏霏。我很后悔没有带个皮筋弹弓，凑近去干掉它几只。我想起去年参军前，还在雪地上支个竹箩扣小雀儿，不禁暗自好笑。不同啦，那时候自己还是个娃子，如

今虽说扛不动七斤半，不大不小也是个解放军干部啦，还去打雀儿，那不叫人笑掉牙？如若别人看见还不要紧，万一碰上队长，那你在他眼里就别想再长个儿，只好一辈子扮演儿童团员啦。说真的，扮儿童团员这样的小角色，我真腻了。唉，俺也不小了，扮个大角色，比如扮个拿铁锤的工人吧，未必不行。可自己个儿矮，所以，不提意见倒好，一提意见，队长那个嘴呀，一撇一笑，外搭一句：“小不大点！”听谁叫我“小不大点”，我干瞪眼开不了口。谁叫你不中用，甯不出个大个儿？为了这不争气的个头，我可真伤脑筋。有一次我顶撞陈队长：“别看俺个儿小，岁数搁到这里咧！”队长把我从头瞧到脚，故意拉长声音问我：“多大呀？”“虚岁十七！”“那得往下抹两岁！”陈队长哈哈大笑一阵，可把我气瘪了。咋？十五就十五，看俺攥着劲长个个儿给你瞧瞧！

由于想打小雀带拉出了这一片心思，只顾在心里同队长争论，却同那两个同志走散了。为着想找找他俩的影儿，我往石礅上一站，蓦地窜高尺把，眯细眼往四周一望，远近一清二楚。晒场南边，是一片宽阔的雪地，上面排列着一个个长方形的雪坑。未被雪盖严的烂棉花、脏绷带，到处抛撒，斑斑点点怪难看。这就是几天前国民党军队留下的世界上最奇特的野战医院。那些原先躺在雪坑里等死的伤兵，幸亏及早当了俘虏，如今都在解放军的医院治疗呢。晒场西头接着村庄。被战火烧过的土屋，有几处冒出白色的炊烟。想必是屋内那些经过激战的洗礼刚刚获得解放的主人们，摆脱掉沉沉黑夜的梦魇，迎着朝阳，艰难而愉快地开始了新的生活。晒

场东面，隔河远望，朝雾中隐约现出一堆乱哄哄的人影，象玻璃瓶中的一群苍蝇，冲冲撞撞的不知在搞啥名堂。这就是蒋介石残存的“精锐部队”。晒场北侧，就是那座立在土坡上的庙宇。青砖墙，齐齐整整，正是刷标语难得的好地方。我找不到他俩，心里却机灵地一动，随即跳下石礅，爬上土坡。

庙门上了锁。我绕过墙角，站在西墙下端详一阵，按着稿子写了一条标语：

实现和平闹生产，发家致富享幸福

接着，我绕到东墙下望了一会。这道墙正对着对岸驻扎国民党军队的村庄。在这里写条大标语，给敌军上上政治课，可够美气的啦。写啥呢？我溜了一下稿子，找不出合适的。忽然，心里一亮，想起一句铿锵有力的话儿来。我把盛灰水的美制钢盔搁到地上，抓起麻刷，漫笔挥出一行箩筐般大的字来：

敌人不投降，就歼灭之！

写好标语，我走前倒后地看了几看，把后面的惊叹号再描粗了些。这时有两架敌人的野马式战斗机，在天上绕来绕去，嗡嗡直叫，聒噪得怪烦人。我回头瞧瞧蓝天，只见那两只蚂蚱般的玩艺，往高处钻去，就转回身用心地对付我那个巨大的惊叹号了。刚描完，骤然传来一阵刺耳的怪啸。当我模糊意识到这是敌机俯冲时，不知怎的，忽被一个人猛然捺倒，用身子紧紧的遮住了我。事情发生在一秒钟或比这更短的时间内，我来不及细想，就感到飞机带动的强大气浪从身旁掠过。随着“叭叭叭，叭叭叭”接连不断的机关炮声，砖粉

和雪泥溅了我一脸。

飞机的怪啸，过去了；连那烦人的嗡嗡声也微弱了，那人才把我拉起来，帮我拍掉衣服上的雪，探着身子问我：

“小鬼，怎么样，受惊了吧？”

我没有注意他的问话，用袖筒胡乱抹抹脸，直望着远去的飞机，跺跺脚，“呸”的一声，狠狠吐了口唾沫，火爆爆地骂道：“秋后的蚂蚱，看你还能蹦跳几天！”扭转头，一看那个惊叹号被打得坑坑洼洼，就赌气地拿起麻刷，特别精细地重新描绘一番。描到最后，我想蘸点石灰水，一弯身，只见钢盔穿了两个大洞，石灰水漏光了。我一气，飞起脚把破钢盔踢个老远，嘟囔道：“好，好，打破一个，叫运输大队长再送两个。”我自管自己嘟囔，那人却哈哈大笑起来。他后退一步，微眯着灼灼闪光的眼睛把我瞧了又瞧，夸赞道：“行，小鬼满带劲！”

这时我才感到有些不好意思。暗想，只顾同飞机耍脾气，人家来救自己，也没向人家道个谢。抬头瞧瞧这位老同志：五十岁开外年纪，一张长方脸，上面长了许多疙疙瘩瘩；狮子大鼻和总是微笑的半张半合的嘴唇，淹没在浓密的络腮胡茬里。微眯的眼睛闪烁着智慧、坚毅和慈祥的光彩；也许是熬夜的缘故，眼里布满红丝，眼泡有点浮肿，眼角的鱼尾纹象刀刻一样。他那壮壮实实，四平八稳，立地生根般的身躯上，穿一套普通的棉军装，肩上有块补丁，衣襟和袖口上都有一些油渍。我琢磨不出他是啥人，只管愣愣怔怔站着对他傻笑。

“小鬼，有啥好看的？我脸上除了骨朵儿没有花！”老同志声调亲切地戏谑说。

“老同志，你从哪儿来？”我变得不那么拘泥了，活泼地问。

“刚往阵地上送饭回来。”他指指土坡下的饭挑子。

这时我明白过来，刚才他是路经这里，遇见飞机向我俯冲，撂下挑子冲上来救我的。

“你是炊事班的吧？”我指指饭挑儿。

“哟，小同志挺有眼力呢。”他拍拍我的头。

“俺也不是初参军，乍工作，部队上几大员几大处的，还能不摸门道。”我被人一赞扬，口气不禁有点自夸。

“哪唠参军的？”老同志掏出小烟袋，装一锅烟叶，拿火镰“哐，哐”地敲打火石。

我高兴地回答：“开封战役后。”

“怪不得，参军大半年了，是个老战士嘛！”他把烟袋锅抽得咝咝发响，顺着墙慢慢走着，很有兴味的望着墙上的标语。走到惊叹号的地方，他点点头，拍拍我的肩膀说，“这条标语写得好，人小‘字’大！”

“当然要把字写得大一点，”我接过他的话茬，“好叫那些龟孙王八蛋看得胆颤心惊，学点乖！”

“不光字大，志气也大。”他半逗乐子半认真地说，“看这阵仗，有志气非把敌人彻底消灭不可。”

“那还用说？”我抖擞抖擞精神，跟他绕着墙垣往前走。拐了两个墙角，走到西墙下，他看着墙上的标语，浓眉越蹙

越紧。看了一会说：

“这条标语写得可不好。”

“还不是一样的字？”我疑惑地眨巴眨巴眼睛。

“不是字不好，是内容不好。”他把烟袋锅用力在墙上磕磕，“这是宣传‘半截子革命’。那些有‘三十亩地一头牛，老婆娃娃热炕头’思想的人，看这条标语最对眼。”

我想起这是照稿子写的，就说：“这是俺队长打的稿，能错？”

“哪个队长？宣传队的陈队长吧？”他要过稿子看了看，“嗯，一猜就着！”

“你怎么猜得这么准？”

“你这个刷大标语的大宣传员告诉我的嘛。大宣传员的队长不是宣传队长还能是谁？”他诙谐地一笑，又严肃地说，“蒋介石这帮家伙，近来吃劲念‘和平经’，真装出了个‘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’的样子。这流氓串演一出话剧倒无大碍，危险的是我们队伍里有那么一些存有和平幻想的人，头脑迷糊啦！”

我觉得这老炊事员讲得确是那么回事，有道理，叫人佩服，口里却儿戏地用一种当时颇流行但不合语法的话说：“老同志，你挺文化咧！”

“啥子文化不文化。我原先是青岛市的印刷工人，一面做工，一面认了几个字，如今这点文化主要还是参加革命后锻炼出来的。”他摸摸我的头，慈祥地问：“小鬼，喝过几瓶墨水？”

“初中二。”

“哎呀，我说的，大知识分子嘛！”他打趣地故作惊讶地说。稍停，又问：“在宣传队主要干啥？”

“刻钢板。”我不愿意讲我老演儿童团员。

“呵，”他沉吟一下，把标语稿交还我，“东墙上那条标语，怎么底稿上没有呢？”

我傻乎乎地说：“那是俺‘机动灵活’了一下呗！”

“好，好。”他连说几个好，把烟袋往腰里一插，同我打个招呼，走下土坡挑起担子走了。

我目送着他那壮壮实实的背影，觉得这位老同志挺有意思。

吃罢午饭，我又找了一个印着怪兽帽徽的美制钢盔，打算装满石灰水去刷标语，陈队长把我叫住了。他说：

“‘小不大点’，这次派你个大角色。”

“啥大角色？”我不高兴地问。

“大编辑！”

“啥大编辑？俺不会演。”

“不是叫你演，”陈队长拉起我的手笑着说，“是叫你干。”接着他告诉我，才接到政治部的通知，要调我到《火线报》编辑部去。我一听，懵啦。《火线报》是师政治部办的四开油印小报。这张带着油墨味和硝烟味的小报，平日我和同志们可爱看啦！论内容，它旗帜鲜明，战斗性强；论形式，它生动活泼，短小精悍。别看这小小一张四开纸，里面的东西可真不少：有战报，有新闻，有评论，还有枪杆诗、小演唱，有时还插上一幅漫画呢，图文并茂，真是广大指战员“自己的”

报纸。可如今调我去那里干啥？

陈队长掏出一张介绍信向我说明，调我去当“见习编辑”。我一听这个生疏的名称，就胆怯啦，怕自己“见习”不了。再说，宣传队的同志都对我很好，就是陈队长吧，别看他老拿我当“小不大点”，可平日对我也真亲热，因此，一说要我离开大伙，心里怪不是味的。我不吱声，“见习编辑”和“儿童团员”这两个角色，在我脑子里直打架。陈队长安慰我，《火线报》主编董干同志是他的老战友，以后他常到那边看我。再说，编辑部和宣传队又不是隔山隔水，都是一个大单位的，以后大家还能不见面？工作嘛，见习就是学习的意思，开始时别的不会作，先帮老董刻刻钢板；老董是个老干部，对年轻同志热情爱护，其他事他会手把手教的，好好学，不怕。我想队长讲的是，再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自己整天挂在嘴上，写在墙头，遇到实际，革命军人第一条，一切行动听指挥，就忘了，行么？这么一想，就把介绍信接了过来。

思想一通，我打好背包，就向大家告别了。陈队长和同志们要送我，我知道年节即到，正是宣传队忙的时候，坚决不让。

听陈队长说，《火线报》编辑部本来也在这个庄上。这边房挤，离前线远，今天老董在崔庄看中了一座破庙，说那边接近前线，便于采访，也便于对敌开展政治攻势，经政治部首长同意，刚迁过去。我问明了往崔庄的方向，出发了。从此，我踏上了编辑工作的岗位。

我走着问着，到了地方，原来崔庄就是我早上在庙墙上写标语的那个庄子。我进庄碰见的老乡、支前队员、解放军

战士，都不知道庄上有个什么编辑部。后来问到一个搂着小孙子晒暖的老大娘，她告诉我，刚刚有两个解放军牵一匹马，说要在村头庙里找地方“驻扎”，不知是不是我要找的“编席铺”。我照着老大娘讲的，到村头看看。走到土坡下，一看庙门还上着锁，心里纳闷起来。

日头西斜啦。我找不到编辑部，腿又累，只好走进晒场，扑落干净碌碡上的积雪，坐上去歇口气。晒场四周，同早上没啥变化。只有立在皂角树下的一匹青菊马，引起了我的注意。这匹马生得不凡，背平身齐，腿直蹄圆；耳如削竹，皮似青玉；昂首扬鬃，双目通灵，确是好马！奇怪的是这马没有拴，独立在一堆器械鞍架旁边，机警地巡视着，俨然象一个守卫的战士。这马触动了我的好奇心。我不禁跳下碌碡去瞧个究竟。我在一定距离之外，绕马转了个圈。这马越看越惹人爱，我不觉向它靠拢了几步。这时冷不丁从马肚下钻出一个背挎铁把汤姆式冲锋枪，手拿棕刷的年轻战士来。看样子他刚才在马肚下刷马毛，我没有注意到他。这小伙比我高半个头，长得粗脖大脑，浑浑实实；胸脯的肌肉把军衣绷得紧紧的。一双大脚穿厚底布军鞋，绑腿从脚踝一直打到膝盖；圆脸盘，浓眉毛，有点愣气的大眼，配上翘鼻厚嘴唇，显得憨厚而刚强。他用手得意地抚摸马背，偏过脑袋，睁大眼把我从头到脚溜个够，才直梆梆地问道：

“喂，在这儿逛来逛去想干啥？”

一听这口气，我就上了火，故意慢腾腾，满不在乎地说：“看看也不行么！”

真是撞针顶到子弹屁股上，一句话把小伙子顶炸啦。他呼地一下扔掉刷子，跳过鞍鞅，一步一步迈过来。走到我面前，一叉腰，睥睨地瞅着我，把声音尽可能拉长地挑逗道：“小鬼，别耍犟筋。这是啥地方？”

那时节，部队里的小鬼很受大家宠爱，也大都十分调皮。试想我能吃他这一套？于是我跨前一步，撇撇嘴说：“小鬼，你神气个啥？俺找《火线报》编辑部，碍你啦？”

“真见鬼，”他忽然不自在地干咳了两声，停一停问道，“有介绍信吗？”

我把介绍信掏出来抖了抖。见他没有动静，只好开口问他：“编辑部在哪？知道吧？”

“在哪？”他拍下马背，瓮声瓮气地说：“在这匹青菊马的马背上，没睁眼瞧瞧？”

“乖乖，在马背上，”我一吃惊，诧异地说，“别糊弄我啦！”

“咋，不信？”他傲然地转过脸，“走胶东，过黄河，战济南，打淮海，多少期《火线报》都是在这马背上编写的，如今轮到你瞧不上眼啦！”

“谁瞧不上眼呢？俺是想这匹马真有意思。”我被这个新奇的编辑部强烈地吸引住了，顺手把介绍信交了出去。

他接过介绍信，装模作样的嘿嘿笑着，问道：

“小鬼，多大啦？”

“小鬼，我不告诉你！”听他装成那副老腔，我也不服输的回敬了他一句。

“嘻，不告诉俺，为啥？”

“这是军——事——秘——密——”想起他刚才说的“这是啥地方”，我又报复地一字一板地这样回答他。

“好好，”这次轮到他主动要求和解了。“咱没有那么多秘密。你要知道俺多大吗？”他伸出一个巴掌在我眼前翻个转，加重语气道：“看样子，咱比你大这么些，嗯，不多！”

他顶多十七八岁，却瞎吹大我十岁，我忍不住噗哧笑了一声。

他怕被我戳穿，赶忙把话题岔开说：“算啦算啦，甭穷磨牙啦。”他拧起眉看看我的介绍信，“你叫啥？”

“有笔有划，不会看？”

“唔，唔，这两个字叫人咋念呀！”

“樊森。”

“呵，樊森，”他品一品，“多聩口。一个名字五条木，椽子不少，干脆叫椽子好啦。”

“你叫啥？”我恼火地问。

“我叫丁冬，”他望望我，“爽脆吧？”

“爽脆！叮咚，叮咚……”我大笑起来。

“其实大家都叫我丁子。”他不在意地补充道。

“丁子，就是往墙上钉的钉子？”我反过来寻他的开心，调皮地问。

“不可以钉在椽子上吗？”

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”我们两个笑成一团，你一拳我一捶，眨眼间变成了一对好朋友。